

# 《焚棉山》

## 主要角色

介子推：老生

## 情节

晋文公重耳即位，大封功臣，独忘介子推。邻人解张劝介子推上朝请功，介子推不听，奉母隐居棉山。重耳用计烧棉山，介子推母子坚隐不出，均被烧死。

##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四集整理

### 【第一场】

(狐毛、狐偃、颠颉、魏犇同上。【点绛唇】。)

狐毛 (白) 老夫，狐毛。

狐偃 (白) 下官，狐偃。

颠颉 (白) 某，颠颉。

魏犇 (白) 某，魏犇。

狐毛 (白) 从位大人请了！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白) 请了！

狐毛 (白) 吾主周游列国一十九载，今日回朝复位。我等分班人伺候！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白) 请！

(四太监、大太监引重耳同上。)

重耳 (引子) 重开新气象，恢复旧家邦。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白) 臣等见驾，吾主千岁！  
重耳 (白) 平身。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白) 千千岁！  
重耳 (念) 贱妃奸计害好人，逼得孤王难存身；堪叹流浪十九载，受尽万苦与千辛。  
(白) 寡人，晋君重耳。只因父王听信谗言，毒害大臣。多蒙众卿保定寡人，周游列国一十九载。今日回朝复位。  
众卿！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白) 臣！  
重耳 (白) 多蒙卿等保寡人回朝复位。站立两厢，听寡人封赠！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白) 领旨！  
重耳 (白) 内侍，取功劳簿过来！

大太监 (白) 领旨！  
 重耳 (白) 父王啊！  
 (唱) 父王无道坐朝纲，  
 听信谗言害忠良。  
 各地飘流无定向，  
 今日才得坐朝堂。  
 狐毛封为左丞相，  
 狐毛 (白) 谢千岁！  
 重耳 (唱) 狐偃封为右侍郎。  
 狐偃 (白) 谢千岁！  
 重耳 (唱) 颠颉封为镇殿将，  
 颠颉 (白) 谢千岁！  
 重耳 (唱) 魏犇替孤掌朝纲。  
 魏犇 (白) 谢千岁！  
 重耳 (唱) 一道旨意往下降，  
 晓谕文武听端详：  
 有功快把功献上，  
 功劳未叙怨朕思量。  
 (白) 众位公卿有功者甚多，寡人一时难记。有榜文一道，悬挂午门，有功者三日陈奏。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白) 领旨！  
 重耳 (白) 朝事已毕，退班！  
 (众人同下。)

## 【第二场】

(解张上。)  
 解张 (念) 桃花岁岁皆相似，人面年年大不同。  
 (白) 老汉，解张。今有晋文公，周游列国一十九载，回朝复位，犒赏功臣。介子推功劳甚多，不免前去报信于他。正是：  
 (念) 乡邻做官，大家喜欢。  
 (解张下。)

## 【第三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引子) 弃官离朝，名利抛，侍奉年高。  
 (念) 见机逃出是非地，落得清闲自在身；冷眼看破君王意，功成身退奉娘亲。  
 (白) 卑人，介子推。晋献公驾前为臣，官居谏议大夫。只因吾主听信谗言，毒害大臣。是我与狐毛、狐偃、颠颉、魏犇等，保定重耳逃出罗网，周游列国一十九载。归来共渡黄河，是俺看破其意，弃职归家。正是：  
 (念) 奉君何足乐，还是孝当先。  
 (唱) 介子推坐草堂自思自想，  
 想起了当年事令人惨伤。  
 晋献公他信那谗言毁谤，  
 害亲生斩忠良扰乱朝纲。  
 众贤臣保重耳逃出罗网，  
 日同行夜同眠好不凄凉。  
 我也曾在荒郊觅食求浆，  
 我也曾割股肉奉献君王。

过黄河一个个争功讨赏，  
因此上怀戒心弃职还乡。  
想起来这些事心神沮丧，  
斩断了名利锁侍奉高堂。

(解张上。)

解张 (唱)

晋公子登龙位百官封赠，  
相劝那介子推前去面君。

(白)

来此已是，介兄在家么？

介子推 (白)

是哪位？

(介子推出门。)

介子推 (白)

原来是解兄，请进！

解张 (白)

请！

介子推 (白)

这厢有礼！

解张 (白)

还礼！

介子推 (白)

请坐！解兄到此何事？

解张 (白)

今有重耳公子回朝犒赏功臣。你乃有功之臣，何不去请功受赏？

介子推 (白)

解兄这些言语，依我看来，尽都是荒谬之言。

解张 (白)

何为荒谬之言？

介子推 (白)

既是晋文公回朝犒赏功臣，就该有旨前来，宣我入朝。今无旨意到此，岂不是荒谬之言？

解张 (白)

介兄啊！

(唱)

昔日有个姜吕望，  
八十二岁遇文王。  
他也曾保主江山创，  
他也曾领兵去伐商。

既是重耳加封赏，  
就该前去见君王。

介子推 (唱)

解兄不必说比方，  
小弟言来听端详：  
讲什么兴周姜吕望！  
说什么武王伐纣王！

我不为官身闲荡，  
散淡逍遥奉高堂。

解张 (唱)

介兄不必性刚强，  
你本盖世一忠良。  
周游列国随驾往，  
割股忠心天下扬。

介子推 (唱)

解兄不必如此讲，  
非是为弟秉性刚。  
一十九载远飘荡，  
鞍前马后随君王。  
重耳为君无度量，  
弃旧迎新理不当。  
既是有功该受赏，  
因何把我丢一旁？

冷眼看破君行状，  
不做高官又何妨！

蟒袍玉带我不想，  
侍奉萱堂在故乡。

解张 (唱)

介兄不去请功赏，  
老汉白来跑一场。

介子推 (白)

施罢一礼出草堂，  
少送了！

解张 (唱) 休怪老汉言语狂!  
(解张下。)

介子推 (唱) 好一个邻舍老解张,  
絮絮叨叨讲比方。  
他劝我请功去受赏,  
哪知我不肯拜君王。  
闷恹恹坐在草堂上,  
(介母上。)

介母 (唱) 母子二人苦度时光。  
介子推 (白) 孩儿拜揖!  
介母 (白) 罢了, 坐下!  
介子推 (白) 谢母亲!  
介母 (白) 儿呀, 方才何人到此?  
介子推 (白) 邻舍解张到此。  
介母 (白) 到此何事?  
介子推 (白) 是他言道, 今有重耳回朝犒赏功臣, 叫孩儿前去请功受赏。  
介母 (白) 既有此事, 我儿就该前去。  
介子推 (白) 母亲, 他既犒赏功臣, 就该有旨召我入朝。今无圣旨到来, 岂不是把孩儿看成朽木一般了么?  
(唱) 他今复位坐朝堂,  
犒赏功臣举栋梁。  
我昔年有功他全忘。  
落一个清闲自在行孝郎。

介母 (唱) 我儿说话欠思量,  
且听为娘说端详:  
既是重耳论功赏,  
我儿前去又何妨?

介子推 (唱) 四四方方一堵墙,  
许多能人里边藏。  
昔日有个商纣王,  
听信谗言斩忠良。  
比干谏奏反遭丧,  
箕子、微子一命亡。  
自古常言道得好:  
伴君犹如伴虎狼。  
一旦不称君王意,  
大祸临头无下场!

介母 (唱) 我的儿不愿去请功受赏,  
母子们坐草堂再作商量。  
(白) 我儿不愿去请功受赏, 也罢, 我母子就该隐居起来才是。

介子推 (白) 母亲, 此处有一棉山, 高山峻岭, 倒好安身。  
介母 (白) 待为娘收拾包裹衣服。就此前往。  
(介母下。)

介子推 (白) 好个贤德老母!  
(唱) 老母贤德世无双,  
可算当世大贤良。  
虽然年迈六旬上,  
一片慈心达上苍。  
(介母上。)

介母 (唱) 母子们双双跪草堂,  
拜别祖先泪汪汪。  
介子推 (唱) 用手拨开名利网,  
翻身跳出是非墙。

(介子推、介母同下。)

#### 【第四场】

(狐毛、狐偃、颠颉、魏犇、四太监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忆昔当年受奔忙，  
多亏众卿保孤王。

(大太监上。)

大太监 (唱) 突然来个老解张，  
忙上金殿奏君王。

(白) 启奏大王：今有一人名叫解张，他来报道，介子推有功甚多，未加封赠，现已逃往棉山去了。

重耳 (白) 此人现在哪里？

大太监 (白) 午门外候旨。

重耳 (白) 宣他上殿！

大太监 (白) 遵旨！

大王有旨，解张上殿！

解张 (内白) 领旨！

(解张上。)

解张 (念) 子推上山岗，前来报君王。

(白) 草民，解张见驾，愿大王千岁！

重耳 (白) 介子推今在何处？

解张 (白) 他母子不愿为官，逃往棉山去了。

重耳 (白) 哎呀卿家呀！

(唱) 听罢言来心惨伤，

汗马功劳一旦忘。

内侍与孤把旨降，

速往棉山访贤良。

(白) 封解张为大夫之职！

解张 (白) 谢主隆恩！

重耳 (白) 内侍，传孤旨意，命众将全身披挂，随孤棉山一行！

大太监 (白) 领旨！

重耳 (白) 正是：

(念) 孤王棉山访臣佐，

狐毛、

狐偃、

颠颉、

魏犇 (同念) 不忘当年股肉割。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介子推、介母同上。)

介母 (唱) 母子双双到山洼，

介子推 (唱) 不贪富贵与荣华。

(白) 母亲，来此已是棉山。

介母 (白) 高山峻岭，叫为娘怎样上去？

介子推 (白) 老娘啊！

(唱) 棉山小路远无涯，

四壁巍峨景物佳。

云环峻岭雁难下，

涧下清泉照眼花。

猿猴吱吱鹿戏耍，

喜鹊依枝叫喳喳。  
手攀藤条山洼下，  
古树林下可为家。  
介母 (白) 此处可好安身？  
介母 (白) 正好安身，只是难以度日！  
介子推 (白) 母亲哪！  
(唱) 母亲不必担惊怕，  
草衣木食度年华。  
无是无非多潇洒，  
胜似蓬莱第一家。  
介母 (唱) 人儿说的哪里话，  
为娘哪能顾其他？  
介子推 (唱) 母子且把松林下，  
功劳二字付尘沙！  
(介子推、介母同下。)

## 【第六场】

(颠颉、魏犇同上，双起霸。)  
颠颉 (念) 沙场血战气如虹，  
魏犇 (念) 万马营中抖威风。  
颠颉 (念) 一心要作忠良将，  
魏犇 (念) 保定晋王立大功。  
颠颉、  
魏犇 (同白) 某，(颠颉)(魏犇)。  
主公到棉山访求贤良，在此伺候！  
(四龙套、四太监、大太监引重耳同上。)  
重耳 (引子) 孤王到校场，棉山访贤良。  
颠颉、  
魏犇 (同白) 臣等见驾，愿主千岁！  
重耳 (白) 平身。  
颠颉、  
魏犇 (同白) 千千岁！  
重耳 (白) 人马可齐？  
颠颉、  
魏犇 (同白) 俱已齐备。  
重耳 (白) 兵发棉山！  
颠颉、  
魏犇 (同白) 领旨！众将官，兵发棉山！  
四龙套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 【第七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春草青青隐翠溪，  
老母叮咛结草依。  
山高也有长流水，  
喜鹊吱吱绕树飞。  
我好比箕子绝人迹，  
我好比姜尚隐钓溪。  
我好比白鹤鸡群立，  
我好比凤凰觅枝栖。

一霎时遍地风沙起，  
乌鸦不住往空飞。

(内喊声。)

介子推 (唱) 人马呐喊耳边里，  
叫人心中费猜疑。  
站立山头用目觑——

(四龙套引颠颉、魏犇同上，过场，同下。)

介子推 (唱) 刀枪剑戟摆得齐。  
见几个抱定双环戟，  
见几个怀抱打将锤，  
见几个用的刀和斧，  
见几个兵刃不出奇。  
莫不是哪国烟尘起？  
莫不是重耳把兵提？  
莫不是要进棉山里？  
莫不是来访介子推？  
看罢一回心火起！

(四龙套引颠颉、魏犇同上，过场，同下。)

介子推 (唱) 一口热气往上提。  
我也曾对天盟过誓，  
永不回朝挂紫衣。  
任他搜来任他洗，  
稳坐棉山永不离！

(介子推下。)

### 【第八场】

(四龙套、四太监、大太监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这是为王大不幸，  
为何忘了割股臣？

(颠颉、魏犇同上。)

颠颉、  
魏犇 (同白) 臣等交令。  
重耳 (白) 可曾得见？

颠颉、  
魏犇 (同白) 不曾得见。  
重耳 (白) 哎呀卿家呀！

(唱) 听一言来泪汪汪，  
棉山隐藏一忠良。  
回言再对二卿讲：  
再往棉山走一场。  
我主旨意往下降，

颠颉 (唱)  
(颠颉下。)

魏犇 (唱) 二次入山访贤良。  
(魏犇下。)

重耳 (唱) 非是孤王把他请，  
只为当年割股情。

(众人同下。)

### 【第九场】

(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四下人马齐围困，

想是重耳到山林。  
回头便把母亲请！

(介母上。)

介母 (唱) 我儿为何着了惊？  
介子推 (唱) 棉山人马乱纷纷，  
想是重耳到来临。  
介母 (唱) 既是重耳把你请，  
我儿就该去见君。  
介子推 (唱) 母亲说话不思忖，  
想儿下山万不能！  
介母 (白) 还往哪里安身？  
介子推 (白) 随儿来！  
(唱) 搀定老娘东山进，  
隐姓埋名不见君。

(介子推、介母同下。)

### 【第十场】

(四龙套引颠颉同上。)

颠颉 (唱) 自从盘古到如今，  
哪见棉山动刀兵？  
人马扎在东山岭，  
棉山里面访贤臣。

(众人同下。)

### 【第十一场】

(介子推、介母上。)

介子推 (唱) 搀定老娘西山进，  
西山里面且安身。

(介子推、介母同下。)

### 【第十二场】

(四龙套引魏犇同上。)

魏犇 (唱) 三皇五帝到如今，  
哪见此处乱纷纷？  
兵将扎在西山岭，  
观看子推哪里存？

(众人同下。)

### 【第十三场】

(四龙套、四太监、大太监引重耳同上。)

重耳 (唱) 东山寻至西山尽，  
不见子推何处存？

(颠颉、魏犇同上。)

颠颉、  
魏犇 (同白) 臣等交令。  
重耳 (白) 可曾得见？  
颠颉、  
魏犇 (同白) 不曾得见。  
重耳 (白) 寻访不见，如何是好？



颠颛、  
魏犇 (同白) 主公传下旨意，将棉山四下放火！  
重耳 (白) 岂不将他母子伤坏？  
颠颛、  
魏犇 (同白) 想介子推乃是一孝子；见火一起，必然同他老母来见主公。  
重耳 (白) 好。吩咐众将放火！  
颠颛、  
魏犇 (同白) 众将官，四下放火！  
四龙套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 【第十四场】

(火彩。介子推上。)

介子推 (唱) 只见四下火光起，  
想是重耳苦相逼。  
回头再把老娘请！

(介母上。)

介母 (唱) 我儿为何心着急？  
介子推 (白) 母亲请看，四下起火，如何是好？  
介母 (白) 罢了，儿呀！  
介子推 (白) 母亲啊！  
(唱) 母亲不必胆怕惊，  
儿有一言听分明：  
恁把棉山火烧尽，  
情愿一死不回程。

介母 (唱) 棉山好比酆都城，  
要想活命万不能。  
介子推 (唱) 搀定老娘东山进，  
四下火光难存身。  
带定老母西山岭，  
火光一起怕煞人。  
搀定老娘上山岭，  
霎时骨肉化灰尘。

(介子推、介母同死。重耳、四龙套、四太监、大太监、颠颛、魏犇同上。)

重耳 (白) 哎呀卿家呀！  
(唱) 这是孤王送你命，  
连累你母命归阴。  
(白) 众卿，介子推已死，孤赐他金井玉葬。从今后，“棉山”改为“介山”。每年清明节前一日，家家寒食，不动烟火，以表哀思！人马回朝！

颠颛、  
魏犇、  
四龙套 (同白) 啊！  
(【尾声】。众人同下。)  
(完)